



张义生著

血染木棉红

7.5
26

血染木棉红

张义生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血染木棉红

张义生 著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

198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2,000 印张：3.125 印数：1—20,500

统一书号：10109·15 5 定价：0.27元



周文雍、陈铁军烈士赴义时的合影

A0070/02

前 言

一九二八年乌云滚滚的初春，广州红花岗畔的荒丘上，一对革命者——周文雍、陈铁军，不畏强暴，大义凛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下走向刑场，庄严宣布以敌人的刑场作为婚礼的礼堂，以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谱写了中外古今罕闻的一曲壮歌。烈士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早有流传。解放前，当我还是广州中大附中（也就是当年陈铁军秘密活动的地方）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就曾听说过。一九六二年，周总理在对文艺工作者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了周文雍、陈铁军的动人事迹，希望有人把它编成戏教育后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北京到海南岛，当我看到疾风暴雨中挺拔高耸的木棉树，一棵棵犹如青铜铸造，坚强不阿，笔直地伸向透过云层中的一缕缕阳光，开出嫣红的花朵，我不禁想起了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光辉形象。他们就象那高大的木棉树一样，不屈不挠。但当时由于受“四人帮”极左的文艺思想的干扰，对涉及爱情及人性的题材不敢问津，写戏更是谈何容易！我只能以对烈士敬仰的心情偷偷把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短篇小说《血的启示》，聊以自慰。

一九七六年一月，当我挤在哭声恸地的人山人海之中，泪

送周总理的灵车驶向八宝山火葬场，我那被泪水浸泡的心，突然又浮起故乡高大挺拔的木棉树，想起周总理生前的遗愿和对文艺战士的指示，我即暗下决心，一定要编一出戏，直到一九七七年初才开始动笔，把我原来写的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当时剧本初稿就叫《火红的木棉花》。创作一开始，就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鼓励，她在百忙中看了剧本提纲及人物表，并请人转告我，要坚持把剧本写出来，还向我介绍了烈士的事迹，并提供采访的线索。邓颖超同志十分熟悉陈铁军，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她住在医院里，是陈铁军化装成贵妇人，闯过密探层层盯梢，紧急通知她转移。邓颖超同志还告诉我们，当年她听到陈铁军与周文雍悲壮就义时，心情十分难过。她还说：“陈铁军有个妹妹叫陈铁儿，曾在铁军牺牲之后写过话剧本”（陈铁儿因写过一篇悼念周文雍的文章，不久也被反动派抓进监狱。正怀孕的陈铁儿后来惨遭敌人野蛮地杀害）。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采访了许多当年与两位烈士有过往来的老同志及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首长。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瞻仰了烈士的故居和遗物及当年烈士秘密活动的地址，同时还拜访了与陈铁军比较亲近的已经年近八十的老人。许多老同志都非常敬仰两位烈士，大家热情地给我们提供材料，并鼓励我们用各种文艺形式大力宣传两位烈士。参加过大革命时期铁甲车队的老首长周士弟同志，还专门领着我一块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介绍当时广州的情况。特别难忘的是当年参加领导广州起义的八十高龄的聂荣臻同志，不顾身体劳累，国事繁重，多

次抽时间接见我们。一谈就是一、二个小时。他一直珍藏着刊有两位烈士就义前合影相片的报纸，一九三五年长征时，在频繁的战斗中丢失了。聂帅说：“你们要把他们写出来，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可以告诉年轻一代，什么是爱情，什么是革命。”他还为我们的剧本取名《刑场上的婚礼》。这个剧本在蔡元元、赵玉嵘同志的参予之下，后来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

为了学习先烈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推动精神文明的建设，我把原来写的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改写成这部中篇小说献给读者。不管岁月如何流逝，周文雍与陈铁军烈士的革命精神将与日月同辉，犹如高大的英雄树(木棉树)万古常青，犹如嫣红的英雄花(木棉花)，永远在人们心中放射出火一般的光芒！

作 者

一九八二年八月

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的初春，在广东佛山镇一条弯曲的石板小巷内，有一座普通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家普通侨商陈氏的住宅。

陈家小姐婁君，颀长婀娜的身材，穿一身淡绿色的亚麻衫裤，脚上穿一双缝有白布的孝鞋，脸上泛着健康的红晕，衬着一双清彻明亮的大眼睛，显得格外大方，秀丽。她手里正托着一块套在藤夹上的抽纱手绢，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绣着两朵嫣红的木棉花。

坐在陈婁君一边的是她的妹妹丽儿。圆圆的脸上一对笑窝，一双杏眼，一副柳眉，身穿淡红色的衫裤，显得有点娇艳。丽儿不停地催着姐姐给她讲故事。

陈婁君凝视着手绢上的木棉花，颇为深情地对丽儿说：“我给你讲木棉花的故事吧。……话说离佛山镇百十里地的一个红花村，那年村外停泊着十几条洋人的三帆船，船上枪炮刀剑，铁链绳锁样样齐全。船舱下挤满了被劫持来的红花村男仔，他们被当成“猪仔”，正要运往掏金热的大洋洲彼岸，为那里的老板开矿拓荒。黄昏时候，海边风雨交加，海浪猛烈地

冲击着十几条“猪仔船”。这时红花村的女人们都涌向海边红花坡上几棵木棉树下，含着悲愤的眼泪，对着“猪仔船”，唱起了《咸水调》。她们唱道：

悠悠香港水，巍巍金山船，

亲人异国去，从此难回归。

白骨抛荒野，乡魂伴愁泪。

歌声嘶哑低沉，顺着风势飘得很远，很远。妇女们一直唱到天麻麻亮，唱得被锁在船舱里的“猪仔”哥们再也忍不住了，伸出纹刺有红花为标志的手臂，砸断镣铐，冲出船舱。

“要自由，莫怕死！”“红花会”的男仔们一把火烧了猪仔船，然后逃上了红花坡。

这时，被惊醒的海盗们持枪挥刀紧紧追逼，在红花坡上经过一番拼杀，红花村的男女们，鲜血染红了木棉树和红花坡。第二年的春天，红花坡上的木棉树，开出了朵朵红红的木棉花，从花蕊上不停滴出来血红的花露啊！”

丽儿为姐姐的故事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陈燮君心绪忐忑不安，抓起针线，又在抽纱手绢上绣着木棉花。

突然远处传来阵阵的喇叭声，陈燮君与丽儿高兴得象两只小鸟冲出了庭院，沿着铺满石板的小巷，一口气跑到了镇西的河岸边。

一队人马正簇拥着一顶花轿往北坡走去，一个领头的吹鼓手，年约十七、八岁，人们管他叫喇叭吹，他正使劲地吹着一只金色的小唢呐。唢呐声声，掩盖不了从花轿里传来的阵阵啼

哭声。因为花轿的轿帘封得严严实实，人们看不见花轿里的新娘。陈燮君与丽儿，从路边看热闹的行人七嘴八舌的评说中，得知花轿里的新娘是南擎观音庙东边小村有名的小天仙。被佛山商团中有权势的朱家少爷捆绑塞进花轿，强行抢亲。

陈燮君与丽儿心底愤愤不平，但是她们只能用同情的目光，呆呆地望着抢亲的队伍远去……

陈燮君与丽儿闷闷不乐地朝回家的路走，她们路过圩集，只见耍猴卖艺的，算命卜卦的，脖子上缠着毒蛇卖解毒药的，衣衫褴褛要饭的，一片吆喝声，打骂声，嘈杂混乱不堪目睹。这时又见两个身穿香纓纱的彪形大汉的人贩子，强拖着一个俊秀的小姑娘。小姑娘的胸前挂有一块纸牌，上面写着：“金噪女，银毫十块出售。”

当被拖走的金噪女从陈燮君身边掠过，突然伸过来一双枯瘦的小手，金噪女把五块银毫塞给了陈燮君，她央求地说：

“小姐，请把这几块银毫交给我哥吧，叫他快给阿妈买药。”

陈燮君茫然地说：“谁是你哥？”

金噪女指着远去的抢亲队伍：“乡亲们叫他喇叭吹，吹喇叭的哥哥。”

未等金噪女把话说完，两个人贩子就把金噪女拖下江边一条小篷船里去了。混浊的江水托着江岸木棉树上飘落的几片木棉花瓣，缓缓流去……

陈燮君被一股人命关天的责任感所推动，她不顾一切地追赶那抢亲的队伍。她大口喘着气：“喂！喇叭吹，你，你妹妹

给你的钱，叫你快给你妈买药。”

喇叭吹见手上白花花的五块银毫正在发愣，身后又传来陈灿大叔惊恐的叫喊：“喇叭吹！你妈断气啦！快回家吧！”

喇叭吹这时才明白过来，立即把小喇叭往腰里一塞，撒腿就要跑。朱家的大管家杨富与几个打手拧住了喇叭吹的胳膊：

“丢你妈，契弟想跑？你不吹喇叭，花轿怎么进朱家大门？我们怎么向朱少爷交代？给我吹，吹。”

几个打手拖着喇叭吹向江坡上的教堂走去。

陈燮君与丽儿呆站在原地，听着喇叭吹呼唤妈妈的凄凉声音，她那深邃明亮的眸子，流下了串串同情泪……

陈燮君与丽儿回家走过镇上的大街，两旁一些店铺门楣上钉有“佛山商团”的铜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些身穿草青绒军服，黑色皮靴，佩带丝质的“佛山镇商团”号带，屁股后隆起一把手枪的公子哥儿们，走起路来威风凛凛，他们不知又去哪条街巷寻花玩柳。当他们从陈燮君身边走过，正巧路旁树上吹落下几朵木棉花，那几个公子哥儿把几朵花踢入路边的阴沟里，然后嘻嘻哈哈扬长而去。

丽儿气得向陈燮君低声说：“你看他们那些三武鹅伍，牙擦擦！”（意思是天九牌之一，看得打不得。）

陈燮君回到家里，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如同被几块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她坐在木床边，默默地思考着：

“为什么一个女人命运这样悲惨？”

“为什么妇女不能独立？”

“为什么社会这样不平等？”

一阵叩门声，进来的原来是眉目清秀，身穿长衫的青年杨文。他爽朗地笑道：“燮君、丽儿，你们好！”

陈燮君与丽儿见是小学时的同学，即热情地招待杨文，送茶端椅，送上一盘金黄黄的橄榄和一梭梅花点熟香蕉。

陈燮君关心地问：“杨文，从省城回来，没给我带书吧？”

杨文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本杂志：“燮君，给你，最新一期《新青年》。里面有两篇文章写得真好。控诉吃人的封建礼教，主张妇女婚姻自由。另一篇揭露帝国主义海盗掠夺，号召中华要自强，青年要奋发，写得真好。”

陈燮君兴奋的脸就象一粒晶亮透红的石榴。她从杨文手上接过《新青年》忙着翻阅。

杨文还在一旁振振有词：“新青年要有新的理想，由此产生新的力量。我们要象罗马王尼罗一样，踏着旧世界的废墟残亘向前冲击，冲破旧的一切，包括旧的伦礼，旧的人格。”

站在一旁的丽儿，俊美的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表情：“杨文兄，你每次从省城回来总是慷慨陈词，把我姐的心搅得咚咚跳。”

杨文见陈燮君如饥似渴专心地翻阅着《新青年》，他即向丽儿使了个眼色，两人悄悄地走出了客厅。

此时，陈燮君的妈妈从街里回来了，她满脸愁云，抓住陈燮君的手说：“你没过门的公公得了急病快不行啦，非叫你过

门去‘冲喜’才能驱邪保命。”

陈燮君一听紧张地扑向妈妈：“什么？那怎么办？”

陈燮君的妈妈气喘吁吁地说：“我当时硬不过何家，也推不掉你爸生前定的‘摇篮婚’，我就给他何家提出两个条件。”

陈燮君焦急地问：“阿妈，你提什么条件？”

陈燮君的妈妈揩去了额上的汗渍：“一，你爸刚去世不满百日，重孝要三年，你过门也不能与何家公子同房。二，你刚入中学不能中辍，得上省城求学三年。没想到我提这两条，何家答应了，他们说告诉你如今你生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

陈燮君一头扑在妈妈怀里。

夜里，陈燮君躺在木架床上辗转难眠，她透过蚊帐，凝视着方格窗外银色的弯月，突然又想起了什么，操起藤夹，飞针走线，在抽纱手绢上继续绣着两朵木棉花。她默默的思索着《新青年》上的文章，她想起即将奔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省城，心里感到格外激动。天刚刚发白，她就再也睡不着了，走到小小的梳装台前，操起一把剪刀，卡卡几下就把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剪掉。她对着明净的镜子梳了个被守旧的人经常嘲笑的那种“椰壳”发型。然后再梳了个“散批”发型，那复盖在额前的几绺刘海显得格格外自然，妩媚。她又将用丝线系结的“彩花”插在发鬓上，然后情不自禁偷偷的哭了起来。这是一个少女第一次无拘无束，不受封建因袭的束缚，按照自己的审美观梳装打扮。在当时的小小乡镇、女人敢于剪自己的辫子是不容易的事，意味着要敢于向封建传统分庭抗礼。陈燮君把

剪下来的头发包在纸里，然后又把自己喜爱的五颜六色的丝线和一些小巧的贝壳，还有哥哥从海外寄回来的风景画片，以及一枚刻有陈燮君印的私章，包得整整齐齐，留放在梳装台前。又把妈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只精美的玉镯带在身边。就这样，她告别了家乡，象一只小鸟飞向辽阔的天地。未来将会遇到什么困难，前面将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陈燮君怀着兴奋，朦胧，一种复杂的心情走向大革命中心，省城广州。

二

陈燮君来到广州，最初是在“坤维女子中学”读书。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是富裕人家的女孩，不少人住在西关。广州的西关多数住着做买卖的有钱人家。西关有围墙有城门，夜晚城门关紧，有更夫巡夜。人们对住在西关有钱人家的女子，送给一个绰号叫“西关小姐”。这些西关小姐们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斗争从不感兴趣，她们躲进个人的象牙塔里自享其乐。

陈燮君因初到这座大城市，地方生疏，认识的人也不多，所以很少出门。只有一位叫菲丽小姐的同学，对她颇为热情。菲丽小姐自称是“女权运动大同盟”专门研究妇女运动的专家。她常常向陈燮君讲述女子要反对男人纳妾，要追逐有学问有财势的男人，非留学生不嫁之类的主张。

有一次陈燮君在菲丽热情的邀请之下，跟她上街去游逛当时刚刚兴起的舞厅。在路上又遇见一辆大卡车上坐着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举着各种西洋铜管乐器，吹着西洋的结婚进行曲。

在大卡车的后面是一辆轿车，车内坐着一位用红绸巾遮脸的少女。大车小车从围观的人群中缓缓驰去。这是当年广州城有钱人家结婚最时兴的洋派头。卡车上一个乐手突然朝菲丽大声吆喝：“我的打令！买打令！”①

菲丽对这种玩笑还不讨厌，因为这是当时上流社会借以炫耀自己有文化，最时兴用英语来称呼爱人的一种习惯。而一些羡慕上流社会的人，则喜欢模仿他们的言谈举止提高自己的身份。菲丽则以有人给她开这种洋玩笑为光荣，她以个性解放的姿态，把右手贴在嘴上，微笑的向卡车上的人一个飞吻。

陈燮君感到新鲜又感到羞惭，赶快躲到菲丽的身后去。陈燮君初到这个花花绿绿的城市，她有许多东西还接受不了。她不愿跟菲丽去逛舞厅，菲丽只好又带她到“十八甫”的天龙茶室饮茶。找了个用柚木雕花板间隔的座位，又要了些广州有名的甜咸小食，有“鸡批”，虾盒，蟹黄酥，松子糕，蛋盏，冰花玫瑰卷。

菲丽掏出个小圆镜当众抹粉涂脂。当她发现陈燮君怀着好奇的目光盯着她，立即发出一阵放荡的笑声：“你呀，别象乡下佬进大城市，干吗总这么盯着我，这那象是‘坤维女中’的学生，那象是西关小姐。”

陈燮君默默无言地思索着，观察着眼前的菲丽和出出进进于茶室的各种人物。有西装革履的老板，有穿长衫马褂的书香世家，有穿中山装戴金丝眼镜的官场新贵，也有军装毕挺马靴

①打令：英语“爱人”，买打令，意即“我的爱人”。

发亮的军官们，还有一些圆领宽袖白衣黑裙的靓女，以及站在门外要饭的乞丐和推着板车的苦力。他们各有各的脸谱，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追求。陈燮君思索着这些不同人物，思索着这个充满外来的思想冲击与固有的封建因袭所混合的世界，极力想去解剖它，理解它……

一九二五年，当陈燮君进入了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这里与“坤维女中”相比，另有一番热闹的天地，如果说“坤维女中”是个高墙围禁的小小桃园，那么广东大学是洪峰滚滚浪波冲击的场所。各种思潮在这汇集，各种主义在这里较量。当时的广州尽管是处在国共合作时期，但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在悄悄地积蓄自己的力量，军阀们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培植自己的别动队，斗争是错综复杂的。在中山大学的操场上，在一棵棵飘动着根须的老榕树下，一棵棵顶天的木棉树旁，常常举行各种集会，围着一群群男女学生在自由辩论。

在一次“中国向何处去”的专题辩论会上，身穿白色宽袖上衣，黑色绸裙的陈燮君，正与几位要好的同学挤在人群之中。

一位戴眼镜的青年跳到土堆上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不要日本那种天皇统治下的明治维新，也不要俄国式的赤色专政，而应该是吴稚晖先生提倡的那种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

他的发言引起了部分学生不满的叫喊：“滚下去吧！克鲁泡特金的忠实信徒！”

陈燮君的同学石磊，跳上讲台激动地发言：“中国现在犹

如一块肥肉，世界列强馋涎欲滴，他们加紧扶植各派军阀割据，制造混乱，妄图瓜分吞噬我中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象法国罗兰夫人说的：‘不自由，毋宁死！’为中国自由，民众的自由，应该投入神圣的战斗。”

他的发言博得陈燮君与周围一些同学的热烈鼓掌。

一位穿着讲究的摩登小姐，扭摆着柳条腰气鼓鼓地走上了讲台，她对石磊嘲弄地说：“什么神圣战斗，十二月党人的崇拜者下台吧！”

陈燮君睁大眼睛仔细分辨，原来是她的同学菲丽。只见菲丽耸耸肩膀挤挤眼睛，失声地叫嚷：“中国向何处去？主要是解决妇女的痛苦，造成痛苦的原因，主要是男人的压迫，女人处于无权地位。”

未等菲丽讲演完，一位小巧秀丽的女学生跳上了讲台，她撩起额前的短发，热情地说：“妇女受苦的根源首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这位高唱什么‘女权’‘女子参政’，心里想着非外国留学生不嫁的‘非留不’小姐，我看你不如挂起‘夫权主义’招牌更合适。”

菲丽被台下一片哄笑气得满脸胀红，她逼向对方说：“沈美茹，你不要仗着‘新学生社’和C，Y^①人多，出言不逊。我们‘女权运动大同盟’和‘孙文主义学会’也不是好惹的。”说着就要去揪沈美茹的衣领。

台下一片哗然，突然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个箭步跳上

①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